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縣五

唐太原王隱容字少微撰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羲畫而踰繩泛
軒文而越契端宸肅宸題尊玉宇之中斑屣
彩裾光佐璿達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
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儔乘鶴控鯉之英
室欲蟾姿茹丹菌於祕洞休稂蛻影吸青露
於神丘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
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似寶騎
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曠不滅之滅

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叟法
篆之響繁宣弛網邁三呪於湯年苦浪湮洪
軼四乘於夏序漫羣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
勲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道者乃標
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洎
乎星燭旒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
罽賓之化高人響係敷妙說於琅函茂德肩
第五
隨暢真詞於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綿代以之
欽尚故符秦肅念紓翠輦而同嬉劉漢友誠
下緗輿而致禮唯有牛圖晚運慧景曠而還

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我大唐澄飛日
海撲燎霞焜延喜流禎照華獻吉財成繁宇宙
歲蕤改粒之勲大庇蒼黎茵藹遷裳之業皇
帝乘雷震極鑠電離宮驅九駿以曾馳駕八
驥而橫厲希風崛岫啓鶴苑於神畿仰化連
河構蜂臺於勝壤敷攝誘之微範敷愛敬之
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裝家寔資於孝爰
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詳通
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迄于聖
朝於會府因心在念捨輿頌於莫竚雖囂議
相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遂率於常特懷

顧復之恩仍致昇堂之拜悰上人沖宇淹穆
秀器韶雅迥韻道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謐飛
寶仍以衝天意樹紛披聳珍翹而拂漢既洽
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縕徒擅其姱節素
侷挹其徽皇固以偶迹乘杯侔聲飛錫者矣
將恐迷生曲學卷五近識孤聞以適俗之權爲會
真之實叩鳳闕而莫遂叫鸞旛而無從羨興
護念之心載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迄于聖
代凡其議拜事並集而錄之總合三篇分成
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途縟旨含鏘雕文振

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

隱容業

寡才踈名蕪既淺坐煙郊而晦跡泊風戶以

棲神徒以早尚華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

而序之秋鱗輕光匪助奔羲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聊以宣情詎云摛藻與我同志幸無誚焉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

唐弘福寺沙門釋彥悰纂錄

故事篇第一上

故事者明隋以上沙門致敬等事也自大法東流六百餘載其中信毀交貿褒挫相傾亟染湮殘頻令拜伏而事非經國理越天常用爲蠹道俱訟舊貫焉

奏

晉尚書令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

三首并序

詔

車騎將軍庾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

二首

書

太尉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

事書一首并序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
首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
首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難

桓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三首

答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書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致敬

王者意書一首并遠答徑反一
首

晉何充等執沙門不應敬王者奏三首并序

東晉咸康六年成帝幼沖時太后臨朝制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上舅中書令庾亮叅輔朝政後導等薨庾冰輔政謂諸沙門應盡敬

王者充等議不應敬下禮官詳議博士等議與充同門下承冰旨爲駁充等因爲此奏焉

初奏

聰聖玄覽豈于時沙門不易屈膝顧以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愚謂宜遵承先帝故事於義爲長

庾冰爲成帝出令沙門致敬詔二首

初詔

夫萬方殊俗神道難辯有自來矣達觀傍通誠當無恠況阿跪拜之禮何必尚然當復原先王所以尚之之意豈直好此屈折而坐遭槃辟哉固不然矣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

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
今果將有佛耶將無佛耶有佛耶其道固弘
無佛耶義將何取繼其信然將是方外之事
方外之事豈方內所以體而當矯形骸違常
務易禮典棄名教是吾所甚疑也名教有由
五來百代所不廢昧旦不顯後世猶殆殆之爲
弊其故難尋而合當遠慕茫昧依俙未分棄

禮於一朝廢教於當世使夫凡流傲逸憲度
又是吾之所甚疑也縱其信然縱其有之吾
將通之於神明得之於胃懷耳軌憲宏模固

不可廢之於正朝矣凡此等類皆晉民也論
其材智又常人也而嘗因所說之難辯假服
飾以陵度抗殊俗之傲禮直形體於萬乘又
是吾所弗取也諸君並國器也悟言則當測
幽微論治則當重國典苟其不然吾將何述
焉

二奏

尚書令冠軍撫軍都鄉侯臣充散騎常侍左
僕射長平伯臣翼散騎常侍右僕射建安伯
臣恢尚書關中侯臣懷守尚書昌安子臣廣

等言詔書如右臣等暗短不足以讚揚聖旨宣暢大義伏省明詔震懼屏營輒共尋詳有佛無佛固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尋其遺文讚其要旨五戒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於忘身抱一心之清

懼隱之臣心竊所未安臣雖蒙蔽宣敢以偏見疑誤聖聽直謂世經三代人更明聖今不為之制無虧王法而幽冥之路可無擁滯是以復陳愚誠乞垂省察謹啓

重詔

妙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夫詛有損也祝必有益臣之愚誠實願塵露之微增潤嵩岱區區之祝上裨皇極今一令其拜遂壞其宏通哉且五戒之小善粗擬似人倫而更於

世主略其禮敬耶禮重矣敬大矣爲治之綱盡於此矣萬乘之君非好尊也區域之人非好卑也而卑尊不陳王教則亂斯是襄聖所以憲章體國所宜不惑也通才博採往往備修之修之身修之家可矣修之國及朝則不可斯豈不遠也省所陳果亦未能了有之與無矣縱其了猶謂不可以恭治而況都無而當以南行耶

三奏

臣充等言臣等誠雖暗蔽不通達旨至於乾

乾夙夜思修玉度寧苟執偏管而亂大倫耶直以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章無或暫虧也今沙門之慎戒專然及爲其禮一而已矣至於守戒之篤者亡身不殆何敢以形骸而慢禮敬哉每見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已奉上崇順出於自然禮儀之簡蓋是專一守法是以先聖御世因而弗革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臣等屢屢以爲不令致拜於法無虧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

一修善之人謹復陳其愚淺願蒙省察謹啓于時庾冰議寢竟不施敬

桓玄與八座桓謙等論道人應致敬事書一
首并序

晉元興中安帝蒙塵於外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欲令道人設拜於已因陳何庾舊事謂理未盡故與八座等書云

玄再拜白頓首八日垂至舊諸沙門皆不敬王者何庾雖已論之而並率所見未是以理相屈也庾意在尊主而理據未盡何出於偏

信遂論名體夫佛之爲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然以敬爲本此處不異蓋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於王者故尊其神器而禮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君御而已哉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哉既理有受其德而遺其不安一代大事宜共求其衷想復相與研盡

之比八日今得詳定也桓玄再拜頓首敬議
八座等答桓玄明道人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中軍將軍尚書令宜陽開國侯桓謙等惶恐
死罪奉誨使沙門致敬王者何庾雖論意未
究盡此是大事宜使允中實如雅論然佛法
與老孔殊趣禮教正乖人以髮膚爲重而彼
君王髡削不疑出家棄親不以色養爲孝土木形
骸絕欲止競不期一生要福萬劫世之所貴
已皆落之禮教所重意悉絕之資父事君天
屬之至猶離其親愛豈得致禮萬乘勢自應

廢彌歷三代置其絕羈當以神明無方示不
以涯檢視聽之外或別有理今便使其致恭
恐應革者多非惟拜起又王者奉法出於敬
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即而容之
乃是在宥之弘王今以別答公難孔國張敞
在彼想已面諮所懷道寶諸道人並足酬對
高旨下官等不諳佛理率情以言愧不足覽
謙等惶恐死罪

桓玄與中書令王謐論沙門應致敬事書一
首

沙門抗禮至尊正自是情所不安一代大事
宜共論盡之今與八座書向已送都今付此
信君是宜任此理者遲聞德音

王謐答桓玄明沙門不應致敬事書一首

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中書令武岡男王謐惶

急五

九

恐死罪奉誨及道人抗禮至尊并見與八座
書具承高旨容音之唱辭理兼至近者亦粗
聞公道未獲究盡尋何庾二旨亦恨不悉以
爲二論漏於偏見無曉然慇心處真如雅誨
夫佛法之興出自天竺宗本幽遐難以言辯

既涉乎教故可略而言耳意以爲殊方異俗
雖所安每乖至於君御之理莫不必同今沙
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
趣超方內者矣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
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尋大法宣流
爲日諒久年踰四百歷代有三雖風移政易
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用於陶漸
清約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故王者拱已不
恨恨於缺戶沙門保真不自疑於誕世者也
承以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考諸理歸實如嘉

論三復德音不能已已雖欲奉謝言將無寄
猶以爲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
一起亦豈足答濟通之德哉公眷既未遺猥
見逮問輒率陳愚管不致嫌於所奉耳願不
以人廢言臨白反側謐惶恐死罪

極玄難王謐不應致敬事二首

初難

來示云沙門雖意深於敬而不以形屈爲禮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
篤於事爰暨之師逮於上座與世人揖跪但

爲小異其制耳既不能忘形於彼何爲忽儀
於此且師之爲理以資悟爲德君道通生則
理宜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來
示云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
以人爲輕重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宜渝
而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
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既畏服
之然後順軌此蓋是大懼鬼神福報之事豈
是宗玄妙之道耶道在則貴將異於雅旨豈
得被其法服便道在其中若以道在然後爲

貴就如君言聖人之道道之極也君臣之敬
愈敦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道在爲
貴哉○來示云歷年四百歷代有三而弘之
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
之風無害於隆平者乎○難曰歷代不革非
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
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
不爲之檢耳今主上奉佛親接法事事異於
昔何可不使其禮有准則用清約有助于教
皆如君言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

所益也今篤以祗敬將無彌濃其助哉○來
示云功高者不賞惠深者忘謝雖復一拜一
起豈足答濟通之恩○難曰夫理至無酬誠
如來旨然情在罔極則敬自從之此聖人之
所以緣情制禮而各通其寄也若以功深惠
重必略其謝則釋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
耶若淺耶不宜以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宣
五得彼肅其恭而此施其敬哉
王謐答桓玄應致敬難三首
初答

難曰沙門之敬豈皆略形存心懺悔禮拜亦篤於事○答曰夫沙門之道自以敬為主但津塗既殊義無降屈故雖天屬之重形禮都盡也沙門所以推宗師長自相崇敬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原佛法雖曠而不遺小善一介之功報亦應之積毫成山義斯著矣○難曰君道通生則理應在本在三之義豈非情理之極哉○答曰夫君道通生則理同造化夫陶鑄敷氣功則弘矣而未有謝惠於所稟指感於理本

者何良以冥本幽絕非物像之所舉運通理妙豈麤迹之能酬是以夫子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難曰外國之君非所應喻佛教之興亦其旨可知豈不以六夷驕強非常教所化故大設靈奇使其畏服○答曰夫神道設教誠難以言辯意以為大設靈奇示以報應此最影響之實理佛教之根要今若謂三世爲虛誕罪福爲畏懼則釋迦之所明殆將無寄矣常以為周孔之化救其甚弊故言迹盡乎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然遠

探其旨亦往往可尋孝悌仁義明不謀而自同四時之生殺則矜慈之心見又屢抑仲由之問亦似有深旨但教體既殊故此處常昧耳靜而求之殆將然乎殆將然乎○難曰君臣之敬愈穀於禮如此則沙門不敬豈得以十三
廿五道在爲貴哉○答曰重尋高論以爲君道運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儻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能益今篤以祗敬之道竊同高旨至於君臣之敬則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耳○難曰歷代不革非所以爲證也曩者晉人略無奉

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且王者與之不接故可任其方俗不爲之檢耳○答曰前所以云歷有年代者正以容養之道要當有以故耳非謂已然之事無可改之理也此蓋言勢之所至非儻然所據也胡人不接王者又如高唱前代之不論或在於此耶○難曰此蓋是佛法之功非沙門傲誕之所能益今篤以祗敬將無彌濃其助哉○答曰敬尋來論是不誣佛理也但傲誕之迹有虧大化誠如來諉誠如來諉意謂沙門之道可得稱異而非傲誕

今若以千載之末淳風轉薄橫服之徒多非其人者敢不懷愧今但謂自理而默差可遺

人而言道耳前答云不以人爲輕重微意在此矣○難曰若以功深惠重必略其謝則釋

迦之德爲是深耶爲是淺耶若淺耶不宜以

聲五

小道而亂大倫若深耶宜得彼肅其恭而此

施其敬哉○答曰以爲釋迦之道深則深矣

而瞻仰之徒彌篤其敬者此蓋造道之倫必資行功行功之美莫尚於此如斯乃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且致敬師長功猶難抑

況擬心宗極而可替其禮哉故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也

桓玄重難王謐

二難

省示猶復未釋所疑因來告復粗有其難夫情敬之理豈容有二皆是自內以及外耳既入於有情之境則不可得無也若如來言王者同之造化未有謝惠於所稟措感於理本是爲功玄理深莫此之大也則佛之爲化復何以過茲而來論云津塗既殊則義無降屈

宗致既同則長幼成序資通有係則事與心應若理在己本德深居極宜得云津塗之異而云降屈耶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資通之悟更是發鑒其末耳事與心應何得在此而不在彼又云周孔之化教其甚弊故盡於一生而不開萬劫之塗夫以神奇爲化則其教易行冀於督以仁義盡於人事也是以黃巾妖惑之徒皆赴者如雲若此爲實理

行之又易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將以化教殊俗理在權濟恢誕之談其趣可知又云君臣之敬理盡名教今沙門既不臣王侯故敬與之廢何爲其然夫敬之爲理上紙言之詳矣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_{四五}宣是名教之事耶前論已云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苟所通在斯何得非自然之所重哉又云造道之倫必資功行積行之所因來世之關鍵也擬心宗極不可替

其敬雖俯仰累劫而非謝惠之謂請復就來
旨而借以爲難如來告以敬爲行首是敦敬
之重也功行者當計其爲功之勞耳何得直
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惠無所謝達
者所不惑但理根深極情敬不可得無丁酉

之敬君豈謝惠者耶

二答

奉告并垂重難具承高旨此理微細至難措
言又一代大事應時詳盡下官才非拔幽特

之研析且妙難精詣益增茫惑但高音既臻
不敢默已輒復率其短見妄酬來誨無以啓
發容致祇用反側願復詢諸道人通才蠲其
不逮公云宗致爲是何耶若以學業爲宗致
者則學之所學故是發其自然之性耳苟自
然有在所由而稟則自然之本居可知矣今
以爲宗致者是所趣之至道學業者日用之
筌蹄筌今將欲趣彼至極不得不假筌蹄以自
運耳故知所假之功未是其絕處也夫積學
以之極者必階龐以及妙魚獲而筌廢理斯

見矣公以爲神奇之化易仁義之功難聖人何緣捨所易之實道而爲難行之末事哉其不然也亦以明矣意以爲佛之爲教與內聖永殊既云其殊理則無並今論佛理故當依其宗而立言也然後通塞之塗可得而詳矣前答所以云仁善之行不殺之旨其若似可同者故引以就此耳至於發言抗論津徑所歸固難得而一矣然愚意所見乃更以佛教善應若影響如其不善千里違之如此則美

惡應於俄頃禍福交於目前且爲仁由已弘之則是而猶有棄正而即邪背道而從欲者矣況佛教喻一生於彈指期要終于永劫語靈異之無位設報應於未兆取之能信不亦難乎是以化暨中國悟之者渺故本起經云正言似反此之謂也公云行功者當計其爲功之勞何得直以珍仰釋迦而云莫尚於此耶請試言曰以爲佛道弘曠事數爾繁可以練神成道非唯一事也至於存心無倦於事能勞珍仰宗極便是行功之一耳前答所以

云莫尚於此者自謂擬心宗蹠其理難尚非謂禮拜之事便爲無取也但既在未盡之域不得不有心於希通雖一介之輕微必終斯之所須也公云君臣之敬皆是自然之所生理篤於情本豈是名教之事耶敬揖高論不

勝五

道虛運故相忘之理泰臣道冥陶故事盡於知足因此而推形敬不與心爲影響殆將明矣及親譽既生茲禮乃興豈非後聖之制作事與時應者乎此理虛邈良難爲辨如其未允請俟高亮

桓玄三難王謐并書

來難手筆甚佳殊爲斐然可以爲釋疑處殊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

容間然是以前答云君人之道竊同高旨者意在此也至於君臣之敬事盡揖拜故以此爲名教耳非謂相與之際盡於創迹也請復重申以盡微意夫太上之世君臣已位自然情愛則義著化本于斯時也則形敬蔑聞君

饌射書便令施行敬事尊王之道使天下莫不敬雖復佛道無以加其尊豈不盡言耶事雖已行無豫所論宜究也想諸人或更有精
核耳可以示仲文

三難

附五
比獲來示并諸人所論並未有以釋其所疑就而爲難殆以流遷今復重申前意而委曲之想足下有以頌白馬之轡知辯制之有耳夫佛教之所重全以神爲貴是故師徒相宗莫二其倫凡神之明暗各有本分分之所資

稟之有本師之爲功在於發悟譬言猶荆璞而瑩拂之耳若質非美玉琢磨何益是爲美惡存乎自然深德在於資始拂瑩之功寔以末焉既懷玉自中又匠以成器非君道則無以申遂此生而通其爲道者也是爲在三之童而師爲之末何以言之君道兼師而師不兼君教以弘之法以齊之君之道也豈不然乎豈可以在理之輕而奪宜尊之敬三復其理愈所疑駁制作之旨將在彼而不在此錯而用之其弊彌甚想復領其趣而遺其事得之

濠上耳

王謐三答桓玄

三答

重虧嘉誨云佛之爲教以神爲貴神之明暗

各有本分師之爲理在於發悟至於君道則

可以申遂此生通其爲道者也而爲師無該

通之美君有兼師之德弘崇王之大禮祈在
三之深淺實如高論實如高論下官近所以
脫言鄙見至於往反者緣顧問既華不容有
隱乃更成別辯一理非但習常之惑也既重

研妙旨理實恢邈曠若發矇於是乎在承已
令庾桓施行其事至敬時定公私幸甚下官
瞻仰所晤義在擊節至於濠上之誨不敢當
命也

桓玄與廬山法師慧遠使述沙門不敬王者

意書一首并遠答桂
首二首

沙門不敬王者既是足情所不了於理又是所
未諭一代大事不可令其體不允近八座書
今示君君可述所以不敬意也此便當行之事
一二令詳遣想君必有以釋其所疑耳王

領軍大有任此意近亦同遊謝中面共詰之所據理殊未釋所疑也令郭江州取君答可旨付之

遠法師答桓太尉

詳省別告及八座書問沙門所以不敬王者意義在尊主崇上遠存名體徵引老氏同王侯於三大以資生運通之道故宜重其神器若推其本以尋其源咸稟氣於兩儀受形於父母則以生生通運之道爲弘資存日用之理爲大故不宜受其德而遺其禮露其惠而

廢其敬此擅越立意之所據貧道亦不異於高懷求之於佛教以尋沙門之道理則不然何者佛經所明凡有二科一者處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處俗則奉上之禮尊親之敬忠孝之義表於經文在三之訓彰乎聖典斯與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條全是擅越所明理不容異也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絕於物其爲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自於存身

故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世乖道之與俗反者也是故凡在出家皆隱居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隱居則宜高尚其迹夫然故能拯溺族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是故內乘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關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成於暮歲如今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矣如此豈坐受其德虛霑其惠

與夫尸祿之賢同其素浪者哉擅越頃者以有其服而無其人故澄清簡練容而不雜此命既宣皆人百其誠遂之彌深非言所喻若復開出處之迹以弘方外之道則虛襟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矣若澄簡之後猶不允情其中或真僞相冒涇謂未分則可以道廢人固不應以人廢道以道廢人則宜去其服以人廢道則宜存其禮禮存則制教之旨可尋跡廢則遂志之歡莫由何以明其然夫沙門服章法用雖非六代之典自是道家

之殊俗表之名器名器相涉則事乖其本事
乖其本則禮失其用是故愛夫禮者必不虧
其名器得之不可虧亦有自來矣夫遠遵古
典者猶存告朔之餼羊餼羊猶可以存禮豈
況如來之法服耶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必宜
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
第十五
古今所同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宗之
服鉢盂非廊廟之器軍國異容戎華不雜剔
髮毀形之人忽廁諸夏之禮則是異類相涉
之像亦竊所未安檀越奇韻挺於弱年風流

邁於季俗猶參究時賢以求其中此而推之
必不以人廢言貧道西垂之年假日月以待
盡情之所惜豈存一已苟惜所執蓋欲令三
寶中興於命世之運明德流芳於百代之下
耳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
滅天人感歎道俗革心矣貧道幽誠所期復
將安寄緣眷愚之隆故坦其所懷執筆悲憇
不覺涕泗橫流矣

桓太尉重答遠法師書

知以方外遺形故不貴爲生之益求宗不由

順化故不重運通之資又云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闢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若如來言理本無重則無緣有致孝之情事非資通不應復有致恭之義君親之情許其未盡則情之所寄何爲絕之夫累著在於心滯不由形敬形敬蓋是心之所用耳若乃在其本而縱以形敬此復所未之喻又云佛教兩弘亦有處俗之教或澤流天下道洽六親固以協讚皇極而不虛霑其德矣夫佛教存行各以事應因緣有本必至無差者也如此則

爲道者亦何能違之哉是故釋迦之道不能超白淨於津梁雖未獲須陀故是同國人所蒙耳就如來言此自有道深德之功固非今之所謂宜教者所可擬議也來示未能求其理便大致慨然故是未之喻也想不惑留常之滯而謬情理之用耳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卷第一上

故事

音釋

踰_{羊朱切} 屢_{於豈切} 屢_{陳士切} 繞_{撫招切}
 越也 屏風也 屢履也 繞影長切
 組裾_{居御切} 睿_{似宣切} 睿渠通切 九_{影影切}
 衣裾也 美玉也 達達通也 偕_{宗謐謂卑切}
 切與_{同龜切} 表控_{苦貢切} 駭_{白身黑尾一角如馬}
 俊_{渠殼切} 憂_{勒止切} 勒_{駭也} 俊_{誇如言}
 蟬_{渠殼切} 袁控_{苦貢切} 止_{塞也} 俊_{誇如言}
 同菌_{渠殼切} 蛉_{舒蕩切} 室_{陟栗切} 蟬_{時連切}
 地蘿也 蛉_{舒蕩切} 廖_{昌六切} 蟬_{時連切}
 同_{渠殼切} 僞_{倣動也} 蟬_{時連切}
 地蘿也 僞_{倣動也} 蟬_{時連切}

切深曳_{引也} 蟚_{落戈切} 宜_{咨邪切} 施_詩
 切解煙_{於真切} 蟰_{落戈切} 宜_{咨邪切} 施_詩
 也_{解也} 塞_{於真切} 黥_{巨鹽切} 宜_{咨邪切} 施_詩
 睚_{直更切} 軼_{夷秩切} 黥_{巨鹽切} 宜_{咨邪切} 施_詩
 嬉_{許羈游也} 賦賓_{梵語此云賤} 純_{惊俱切} 恃_{誰切}
 普_{木切} 緬息良_切 曉_{烏代切} 純_{惊俱切} 恃_{誰切}
 擧_也 燎_{力吊切} 曉_{烏代切} 純_{惊俱切} 恃_{誰切}
 切_也 燎_{火熾也} 煩_{知盈切} 曉_{烏代切} 純_{惊俱切} 恃_{誰切}
 煙_{游也} 燎_{火熾也} 煩_{知盈切} 曉_{烏代切} 純_{惊俱切} 恃_{誰切}
 撲_{撲也} 燎_{火熾也} 煩_{知盈切} 曉_{烏代切} 純_{惊俱切} 恃_{誰切}

裨_{武夫切} 蕪_{歲也} 呕_{居代切} 嘶_{節槩也} 篆_{持充切} 蟻_{蟲力刃切} 駭_{北角切駭如馬}
 助_也 帷_{歲也} 呕_{居代切} 嘶_{節槩也} 篆_{持充切} 蟻_{蟲力刃切} 駭_{北角切駭如馬}
 褚_{禱移切} 搠_{丑知切} 訂_{詣譏也} 翳_{博毛切} 翳_{獎飾也} 駭_{北角切駭如馬}
 搠_{拔也} 搠_{拔也} 訂_{詣譏也} 翳_{博毛切} 翳_{獎飾也} 駧_{北角切駭如馬}
 撲_{撲也} 撲_{撲也} 訂_{詣譏也} 翳_{博毛切} 翳_{獎飾也} 駧_{北角切駭如馬}

涙_{於真切} 蟲_{當故切} 蟲_{獨壞也} 舀_{呼咷切} 翮_{所甲切} 蟺_{蟲人名切}
 淚_{沒也} 蟲_{當故切} 蟲_{獨壞也} 舀_{呼咷切} 翮_{所甲切} 蟺_{蟲人名切}
 恨_{刀讓切} 恨_恨 恨_{眼見切} 眇_{邪視也} 猥_{烏賄切} 憂_{博毛切} 蟺_{蟲人名切}
 猥_{猶春春也} 眇_{邪視也} 猥_{烏賄切} 憂_{博毛切} 蟺_{蟲人名切}
 辨_{辯也} 簾_{繁定切} 蹤_{直列切} 謗_{嚙麥呼} 翮_{所甲切} 蟺_{蟲人名切}
 切不簪_{冠簪也} 簾_{繁定切} 蹤_{直列切} 謗_{嚙麥呼} 翮_{所甲切} 蟺_{蟲人名切}
 明也_簪 簾_{繁定切} 蹤_{直列切} 謗_{嚙麥呼} 翮_{所甲切} 蟺_{蟲人名切}
 簪_{側吟切} 餰_{虛氣切牲} 簪_{側吟切} 餰_{虛氣切牲} 翮_{所甲切} 蟺_{蟲人名切}
 生日餌_餌 簪_{側吟切} 餰_{虛氣切牲} 簪_{側吟切} 餌_{虛氣切牲} 翮_{所甲切} 蟺_{蟲人名切}

永樂北藏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第一三七冊